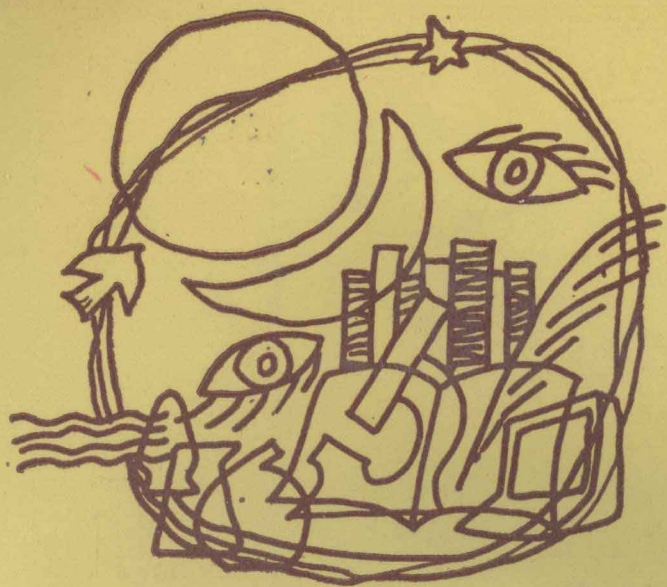




華東師範大學中青年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會



穆天子傳匯校集釋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穆天子傳匯校集釋

● 王貽樑

陳建敏

(沪)新登字第201号

穆天子傳匯校集釋

王貽梁 陳建敏 選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中山北路三六六三號)

新華書店經銷

華東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四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九四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八五〇×一一六八 三十二開

印 張 十五·五

印 數 1——1000 本

ISBN 7-5617-1025-9/I·079

定 價： 貳拾壹圓叁角

穆天子傳是西晉初年汲冢郡吉墓所出大量竹書中唯一流傳至今的一種。晉武帝太康二年（二八〇），一個名叫不準的人盜掘了這座古墓，儘管「燼斷斷札」、「燬落殘缺」，破壞十分嚴重，但劫餘的竹書還是裝了幾十車。原簡收藏於朝廷的秘書監。由中書監荀勗和中書令和騰負責整理。據荀勗等人的穆天子傳序，「汲冢，戰國時魏地也。冢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今）王之塚也，於世卒蓋襄王也。」紀年終於今王二十年，因此，這批竹書應該是魏襄王二十年以前的著作。

荀勗諸人對竹書的整理工作，是認真和謹嚴的。但是，由於竹簡的散亂殘缺，以及「古文」的不易辨識，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晉書王接傳說：「時秘書丞衛恒考丘汲塚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東晉述而成之，事多譌異議。」衛恒是當時著名的古文文字學家，三國志魏志劉鄩傳注和晉書衛恒傳都有他的四體書勢，其中就提到汲塚所出的這批竹書。衛恒對竹書的所謂「考正」，應該是以前古文文字學家的身份，考正前此學讀中所存在的問題。不久，衛恒遂「遭難」，為廢王司馬球所殺，繼承這項工作的是東晉。晉書東晉傳保存有這批竹書的全部目錄，說明東晉的這次再整理是有重大貢獻的。當然，其中包括了衛恒的部分工作。目錄中有「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在「雜書十九篇」中又有周穆王美人盛姬

死事一篇，今本穆天子傳六卷，第六卷所述即爲益始死事，與宋 晉傳所載的目錄相合。孔穎達 春秋左傳正義卷末後存正義引王隱 晉書說：「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塚，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又說：「大凡七十五卷，晉書有其目錄，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說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玉海卷四七引王隱 晉書基本相同。）唐 修 晉書的宋 晉傳，其史源應即來自王隱書，又有所改易。正義引文中所說「晉書有其目錄」句，當爲孔穎達之語，非原文，其「大凡七十五卷」以下則仍錄自王隱書（玉海引文亦有「晉書有其目錄」二句，說明轉引自正義，其時王隱書已佚。）在這四部差爲整頓的竹書中，穆天子傳即是其中之一。由此可知，此書初整理時，本無篇題，周王游行爲首勳、和嶠諸人所定，經束首再次考正，始改稱穆天子傳，即所謂「今謂之穆天子傳」，周穆王美人益始死事也應該是這時附入的。

有幸的是，穆天子傳歷經傳鈔傳刻，基本上仍完整的保留下來。明 正統藏本，前有至正十年北岳王 漸玄翰序，中有「命金陵學官重刊」之語，是道藏所據爲元刊本，而所據以「重刊」之本，爲宋刻本亦未可知，（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穆天子傳六卷，或即宋刻）但皆不傳。今所存者多爲明刊舊鈔，此清代，與竹書紀年熱同時，穆天子傳的校注也成爲熱點。由於同出汲塚的關係，某些研治竹書紀年有成就的學者，也研治穆天子傳。如陳澧有竹書紀年集錄五十卷，復有穆天子傳注補正六卷；郝懿行有竹書紀年校正十四卷，復有穆天子傳注

六卷；洪頤煊有校正竹書紀年二卷，復有竹書穆天子傳校六卷，即可為證。今王貽楙先生又在
前人的基礎上，對穆天子傳一書全面加以整理，撰為穆天子傳通校集釋，有如胡適之先生對
叔雅先生淮南鴻烈集解所說：「辨各家之同異得失」，「而首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歲終
結帳然」，這種所謂「總帳式之整理」，是至堪欽佩的。

如書名所示，穆天子傳通校集釋的最大優點，在於「通校」與「集釋」，茲分別言之。作
者曾遍歷臺北各圖書館，黃復棠等，所見有舊刻亦有舊鈔，其尤可貴者為清代學者如王鳴盛、
盧文弨、黃丕烈諸人手校之本，棄其糟粕，拾其精華，擇其善者而從，這是屬於「通校」方面
的。至於「集釋」，尤為切刀所鑿，作者博搜研究穆天子傳的專書，如前漢陳逢衡、郝懿行、
洪頤煊等人的著作。其類書叢刊，如散見於孫詒讓之文選、箱書、汪氏、章炳麟、青蘭室札記，劉師
培生、董樂的，也加以廣羅博采。對於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如顧實、穆天子傳而征、講疏，以及刊
於萬寶、文史等諸雜誌的有關論文，亦悉為其註釋。言清及近世，其研究穆天子傳者，對於此
書軍不名物，一則地理的考釋，頗多牽強附會，其甚者至謂穆王三行踪漢及域外之西亞、東歐，
而此書作者則務期平實，每立一說，一逸致與籍和地下出土的遺物為證，因此，「集釋」部分
最為本書的精華所在。作者通古文字，頗「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如以「乙
辛」之士即獸圖、燕、戈、文的「卜」，更據以推斷穆天子傳的成書年代。書中此類勝義頗多，此
處未能備舉，即此一隅，已足觀其餘了。

王貽楙先生的穆天子傳通校集釋一書，我曾參與考證，今將心得，又馳書索序。實感此

序

書之佳！讀者自能知之，是本不待我的贅言的。是為序。

方耕銘
一九九二年，上海

四

整理前言

穆天子傳，是西晉初年汲冢（今河南汲縣西南）盜發戰國魏王古塚所得的簡書。這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極有價值、但也大有爭議的古代文獻。解放以後，這部書沒有再版過。爲使這部古籍能在今日繼續發揮其作用，也爲廣大專業研究者與讀者能得一盡可能完備的校釋本，我們作了一些整理，以奉獻給海內外的學人讀者。

這裡，謹就本書的真偽考辨、文獻價值、地理考證、校釋概況四個方面作一些簡略的說明。

一、穆天子傳的真偽考辨

穆天子傳一書的真偽問題，無論是對整理者，還是對更廣大的研究者、使用者來說，都是首先遇到的第一大難題。因此，這部書的真偽考辨，是首先要談的。只是由於這個問題牽涉面極大，這裏只能介紹個大致情況。

一切文獻典籍的真偽之爭，歸根結底是成書年代與著者二大問題。具體而論，各書的側重點又有不同。就穆傳而言，最主要的就是成書年代，著者則相對並不重要。

歷代有關於穆傳的成書年代（與著者），主要有以下諸說：

（一）、成書西周說。具體有周穆王時史官實錄、穆王以後史官追修二說。自穆傳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這個看法一統天下。後來由於傳文本身明顯晚於西周的痕跡過多，在攻偽說的

的進攻下，這一說法逐漸衰弱，但是自七、八十年代以來，由於許多地下文物出土證明了一些過去曾長期被公認的偽書實際並不偽（如孫臏兵法、文子等），使得這一說法又有所復興。

(二)、成書秦漢以復說。具體有漢武帝時作、漢武帝以後作、晉以後作諸說。著作者則大多無詳說。此說雖為復起，但曾盛於明清及近代的一些學者中。今日信從此說者雖然已甚寡，但由於他們提出的一些疑問始終沒有得到妥善的解答，其影響也就遠非人數所限。有些在整體上並不贊同這一說法的學者，也因為這個緣故而總有些疑慮，從而影響到對穆傳這本書的運用與研究。

(三)、成書戰國說。具體又有中山國人撰、秦、趙人撰，趙人撰，魏人撰諸說。這一說法雖然最為晚出，但由於有前二說的借鑒參考，持論也就較之更為公允，目前國學者大多從此說。我們經過反覆考察，對每一個問題都作了深入的探討後，贊同了成書戰國說。具體而言，就是：穆傳最終的成書年代是在戰國中、晚期，但不晚於魏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九八年）。著作者當屬燕晉地區文士，尤以魏國文士的可能性更大些。

考證穆傳成書於戰國的文章已有不少了，我們以下僅擇幾個重要的問題略作申述。

周穆王是否真正西征了？大凡接觸穆傳此書的，一般都會想到這個問題。這裡有可能性與其真實性兩個方面。過去一、二千的長時期裡，都認為在張騫通西域以前並無中西交通。則周穆王西征根本無可能性而言，就更不用說真實性了。直到近年來，由於考古工作的諸多新成果，才使人們有了新的認識。如：在新疆至蘇聯近丹農都有先秦時期的華夏文物出土，時代最早

至春秋時期。許多學者都撰文、發表講話，證明張窰通西域絕非「鑿空」。又如，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底，夏竦、李濟、董作賓等在安陽侯家莊西北崗殷墟墓區發掘時，曾得二具頭骨，有學者分析屬於北歐高加索人種。另外，還認為可能有黑色人種、蒙斯基摩人種。只是在學術界還有不同意見，故尚未能獲得一致的公認。而以下一例則是確鑿無疑的。一九八〇年秋，在陝西扶風召陳西周宮室建築群遺址乙區曾出土了二件商晚期的蚌雕人頭像，都是長臉、窄面、高鼻、深目、薄唇，一望即可知是典型的白色人種。筆者曾有幸親睹目驗，絕無疑義。後來尹盛平先生在西周蚌雕人頭像種族探索（載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中作了詳細的報道，並附有照比與繪像，讀者自可瀏覽、體察。這二件人頭像，不管是出於哪一方的藝術家之手，都確鑿無疑地證明了：中西交通至少在西周晚期已開其端。

總而言之，穆王西征的可能性應該是有的。但可能性是一回事，真實性則是另一回事。要論定穆王是否真的西征，必須看到可靠的證據。目前所見，祇有古本紀年明確說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似乎是有其事的。但紀年與穆傳同出於汲冢，同是戰國時期三番地區之說，而西周時代的史料中則全然不見。故學界多有疑慮，也是情理中的事。筆者在反復稽察文獻記載之後認為：公允而論，周穆王是一位喜歡遨遊的傢伙，他要西征也完全可能。但具體西征到什麼地方，是否像穆傳記載的跑得那麼遠，就很難說得准了，至少在目前還沒有證據可以論定穆王登昆侖丘、見西王母、游大曠原。

另外，假定穆王確是西征到了昆侖、見了西王母等等，也並不能因此斷定穆傳就是實錄或

即成於西周。這個道理是極其淺顯明瞭的。考辨穆傳的成書年代，穆王是否西征固然是應該考慮的，但最根本的還是要從穆傳本身去分析、確定。

秦漢說的致命弱點，穆傳在戰國末年就已被埋入魏襄王墓中，至西晉初年才復出土。故如要便秦漢成書說成立，就必須先要否定這一段史實。著名學者楊憲益先生所作穆天子傳的作成時代及其作者（收譯餘偶拾九十九——一〇八頁，三聯書店一九八三年版）一文即是代表。其文提出證明主要有五：一，汲冢被盜的時間各書所載不一。二，墓主也有異說。三，晉書武帝紀說簡書字體是小篆，這只能是秦以後才有的。四，荀彘說簡策以「素絲編」，到晉代還能辨識是不可能的。五，荀彘言穆傳簡長二尺四寸，而二尺四寸簡是漢武帝時始有的。

關於一、二兩點，史學界經過長期論爭，雖然具體還有些分歧，但時間定在西晉初年、墓主定為魏王則是衆所公認的。第三點，晉書·武帝紀顯然是誤記，荀彘說簡書為「古文」，晉書束皙傳說為「蝌蚪文」，才是正確的。第四點，我們可以看一下今天出土的戰國、秦漢竹簡，還有許多尚可辨識編合的絲繩帛帶，一千多年前的晉代又何以不能辨識呢？第五點，今見戰國簡中已有二尺四寸的簡策，甚至有更長的，足否定漢武帝時始有二尺四寸簡的舊說。因此，楊說五點都不能成立，汲冢盜簡的史實並未能推翻，這是秦漢說的致命弱點。

「天子」、「皇后」之疑 童書業先生在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附錄穆天子傳疑（收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一文中提出：穆傳中有「天子」、「皇后」的稱呼，這都是秦漢以後才有的，穆傳必出於後人之手。

但董先生此說亦未然。「天子」一稱，西周已有，在西周金文中有數百例實證，這在春秋早已是常識了。董先生未察金文，實是智者之失。「皇后」之稱，確是秦漢以後才見的，因此歷來難解。筆者直至檢得七十年代在河北平山縣發掘古中山國一號墓中出土的兆域圖（寢堂平面結構圖）後，始悟其中奧妙。兆域圖中有一個方框表明是王后的寢堂，其中有文字云：「王后堂方二有尺，其葬視哀后。」穆傳「皇后」一稱在卷六，其文云：「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無需多作考辨，一望即可明瞭，二句話是何等相似，簡直如出一轍。穆傳文中「皇后」，原本必是作「王后」。現作「皇后」，如非寫定者筆改，必是後世漢學者所為。如果董先生能見到兆域圖，也一定會前疑冰釋了。

成書戰國說的一些新證 穆傳成書戰國說，已有不少學者予以考證，此僅就筆者考察所得的新證中略舉數例以饗讀者。

穆傳文中習見穆王的禁軍名爲「七萃」，而在文獻與金文中周王的禁軍都是名爲「虎賁」或「虎臣」，這個「七萃」又是從何而來的呢？舊多未知。筆者在戰國燕戈銘上才找到了出處（詳見本書卷一校釋及拙著燕戈「七萃」及穆天子傳成書年代，載考古與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二期）。此事後人早已不明，其時代特點明顯無疑。

穆王而征途中賜於外族的器物中，僅見有「朱帶貝飾」與「黃金之璽」。朱帶貝飾，簡稱「貝帶」。舊說是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由北方少數民族傳入中原的，新的考古發現則證明在春秋中期的中原地域已經出現。璽，即缶，也是春秋、戰國時期才流行的。貝帶與缶，都

是西周時期所沒有的。

穆傳卷五有穆王與井公博的記載。博，就是下六博棋，最早亦僅見於春秋中、晚期，盛行於戰國秦漢，西周時亦未見。

上文所言及的「皇后」一語與北城圖銘文的對照，也是例證之一。

如此之類，還有許多，都是有考古文物為鐵證的，都可以證明穆傳不會早至西周時期，也不會晚至秦漢以後，而只能是成書於戰國時期的。但這個看法只是總體上的，並不能排斥其中有費費的西周史料在內。而且，卷一至卷四與卷五、卷六在曆朔、用語、風格上都有一定的區別，其成書年代也很可能不同。大致說來，卷五、卷六的成書年代可能要早一些，其中保存的西周時期史料也要多一些。

二、穆天子傳的文獻價值

以往，認為穆傳成書於西周而篤信不疑的，多把它歸於別史、起居注、游記，甚至日記之類。而認為穆傳成書於戰國以後而疑多於信的，則多把它歸於小說、故事、傳奇，最高也不過野史。這些歸類，不僅表達了對穆傳真偽的不同認識，同時也表達了對穆傳一書文獻價值的不同認識。但這樣的歸類，往往是以後世的文體觀念去套合的，很容易造成誤會。先秦時期的文體在總體上來說，是處於濫觴時期，並不像後世那樣有較明顯、較嚴格的區別。那時的史書，也往往雜有故事、傳說；同樣，那時的子書、傳說中也往往有真實的史料與背景。那時，全本

都是虛構的小說還沒有出現。因此，對穆傳一書還是不要滯於歸類的好。即便在歷史上並沒有周穆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穆傳只是戰國時人依托周穆王之名而成，也仍然反映了當時中西交通以及許多方面的真實歷史情況。更何況其中確實是有一定的西周史料在內。因此，決不能因為穆傳不是西周時的作品而低估其價值所在，也不能因為有幾個時代的史料混雜便適難而退。穆傳一書，在歷史地理、先秦史、經濟史、科技史、民族史、文學史、語言文字、民俗禮制等方面，都有其獨具的價值。以下就略作闡述，並儘可能注意甄別史料的時代。

歷史地理 要論穆傳的文獻價值，歷史地理無疑是它最主要、最具精華的方面。史地學界雖然也算比較重視的，但仍有所不足。這不僅表現在對穆傳地理的研究、探討還很不足，更重要的是，與先秦時期的另二部地學名著禹貢、山海經相比，穆傳的價值、地位都顯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認識與評估。

禹貢，歷來被公推為先秦地學著作之冠。它以相當的系統性、可靠性而著稱於世。但它也有不足之處，它祇有大致方位而無里程標志，尤其是它只記載九州域內而無九州之外的地理情況。山海經也是先秦時期的地學名篇，它以博大、漫幻而聞名海。它所載地域的廣袤，在先秦時期以至後來的相當一段時期內，都是無與倫比的。但它也有各卷前後不一之病，方位、里程等都有誇張、錯訛、雜亂之處。穆傳與上二書相比，所載地域之廣有超越禹貢之處，而準確、可靠又有勝於山海經之處。特別是穆傳的地理是「活」的，遠更是禹貢、山海經所遠遠不及的。所謂「活」的，是指穆傳的地理位置是以人的活動來貫穿的。因此，不僅提供了地理情況，還提

供了交通路線。因此，穆傳在先秦地學史上有其獨特的重要地位。這三部地學著作是誰也不能取代誰的，目前重禹貢、山經、輕穆傳的傾向是有失偏頗的。穆傳的史地學價值，最主要是在中西交通方面，不僅幾個重要的地理位置基本都能落實，而且其去路與後來的絲綢之路基本吻合，其歸路又與「居延道」相吻合，這都是極其寶貴的（詳參正文考釋）。另外，卷一、卷五、卷六還記載了域內的地理情況，基本上也能與其他文獻相印證。還載有一些不見於他書的地名與地理掌故，是唯一可見的獨家史料。總之，平心而論，穆傳在地學上的價值是並不遜於禹貢、山經的。先秦地理本就文獻不足、資料匱乏為難，域外資料更屬難得，而以往對穆傳這部文獻又重視不足、研究不足，豈不是太可惜了。

先秦史 穆傳是先秦文獻，自然有先秦史的史料價值。但過去的着眼點往往集中在穆王身上，總在穆王是否西征上爭論不休。結果，穆王西征始終未得到證實，穆傳的史料價值也就似乎落空了。其實，眼光應該更開闊些，以下不妨略舉數例。

在西周金文中，外服諸侯邢侯的「邢」與內服王官井伯、井叔的「井」，都寫作「井」，唯一的區別是井伯、井叔的「井」字中間往往加有一點。雖然早有學者對此作過考證，但至今一些學者在隸寫時仍都寫作「邢」。穆傳中「邢侯」與「井利」、「井公」兩者區別得很清楚，與說文等字書相合，這才是正確的。金文反映出井氏一族在穆、恭、懿、孝時期很走紅，世為重臣，而穆傳是唯一的文獻證據。

陝西岐山鳳雛出土的西周甲骨文：278號文云「窳叔」，這個「族」字是什麼意思，學

界至今也還只有滕胤的推測。而在穆傳中却透露出光明的信息，穆傳卷六載盛姬的父親是盛伯，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郭璞注：「今盛伯為姬姓之長位，位在上也。」實則就是姬姓的一位族長。這不正是「寂叔族」最好的注釋嗎？二者相運起來看，可知從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盛（寂）氏始終担任姬姓的一位族長，這又是其他史書都不見的寶貴史料，對西周史與宗法制度的研究都有其獨特的價值。

金文有一件班簋，這位「班」，諸多學者早已考明即是穆傳的「毛班」與「毛公」。穆傳是班簋唯一的文獻證據，據穆傳而才能將班簋準確地定在穆王時期。又，在穆公簋、師遽方彝中有一位「宰利」，李學勤先生即考證為穆傳的「井利」。（參穆公簋蓋在青銅器分期上的意義，載文博一九八四年二期），這無疑又為穆傳的價值增添了一筆新彩。

僅這樣數則實例，就不禁使我們想起著名學者楊樹森先生的一段話：「穆天子傳一書，前人視為小說家言，謂其記載荒誕不可信，今觀其所記人名見於彝器銘文，然則其書固亦有所據依，不盡為子虛烏有虛構之說也。」其言確實有理。先秦的史料，一般都是越早越少。而就西周來看，則是早、晚期精詳而中期較少。研究西周中期的歷史，往往只能靠金文與考古材料來彌補，而對穆傳中頗為豐富的西周中期史料，却重視、研究得很不够。而上文略舉數例，就已經領略到了它的寶貴價值，足以引起學者們進一步地去開拓、深究。

民族史 在民族史資料相當匱乏的先秦文獻中，相對而言最為豐富的應推山海經，其次便是穆傳了。其他文獻有關民族史的資料都很零碎，不能與上二書相比。穆傳六卷，共記載

除中原華夏族以外的民族、部落、氏族共達二、三十之多，此按出現次序排列如下：

犬戎	嶺人（嶺邦、嶺人之邦）	河宗（河宗氏）	□人	膜畫	壽□之人	□之人	□
吾	赤鳥（赤鳥氏）	曹奴	留骨之邦	容成氏	□之人	潛時	割閭氏
之邦	智氏	關氏	胡氏	壽余之人	濁縣氏	骨軒氏	重龜氏
珠衣氏	留昆	陵覆					文山之人
							巨菴氏
							西夏

這些民族、部落、氏族，基本上都有所處的地望、活動內容，自然比某些只有一個名稱的研究餘地要大得多。其中，尤其可貴的是像河宗、赤鳥、重龜等部落還有世系關係的記載，更是難得的珍貴史料。如：

卷二載：河宗柏夭對穆壬介紹赤鳥氏云：「赤鳥氏先出自周宗。大王重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其璧（璧）臣長季緝于壽山之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為周室主。這裡，不僅赤鳥氏之先出於周宗是獨家紀聞，連吳太伯是大王重父封於東吳也是不同於史記的別說。卷二又載：「于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骨）六師之虜。天子乃封長胘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驚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骨）之邦。則是又一個出於周宗的封國。

卷四載：「柏夭曰：『重龜氏之先，三苗氏之□處。』雖然有缺文，但基本含意還是能夠明白的，是說重龜氏之先為三苗氏的一支。舊籍載舜（或堯）宮三苗於三危，三危，或說在今雲南，或說在今甘肅，還有其他的一些說法。重龜氏位於今甘肅居延綠洲一帶，不管重龜氏